

痙 弦： 走下編輯檯，做個永遠的詩人



聯合報副刊提供

前年，主持《聯副》編務整整二十年的痙弦，榮獲新聞副刊編輯「金鼎獎」，並且被《1996台灣文學年鑑》選為年度十位「文學人」。兩年之後，痙弦風光地從《聯合報》退休，這年他分別得到第一屆「五四獎」，以及由中國國民黨頒發的「華夏一等獎章」。於是毫不意外地，他又被《1998台灣文學年鑑》推為年度十大「文學人」。

作為台灣文學花園的資深園丁，痙弦的灌溉工程要從出掌《幼獅文藝》談起。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了，好友朱橋過逝不久，痙弦把這份刊物視作死者的「遺孤」，慨允肩下主編的重擔。七〇年代《幼獅文藝》散播自有的芬芳，任誰都見得到他在園裏除草澆肥的身影，

包括在這裏發表處女作的林懷民。隨後痙弦赴美攻讀碩士學位，一九七七年受聘回台出任《聯副》主編，沒想到這編輯檯的位子一坐，就晃過了二十多個年頭。

人文的反思運動，在七〇年代隨著台灣經濟的開發，浪潮般地席捲整個知識界。《聯副》也在長期動盪的粹煉中，逐漸摸索並開拓出一條新路。作為文友口中的儒者，痙弦是個最具雋永古典美質的詩人；但是作為一名副刊主編，他的歷史意識並不妨礙前瞻視野的成形，他的文化涵養更提供他瞭望國際所需要的信心。因此在他的帶領下，本土作家和國際華人作家合奏文學風華，文、史、哲各領域的專家齊綻知識芳香，八〇年代的多音喧囂、九〇年

代的不安騷動，似乎只為豐富《聯副》的生命而來。當然，這樣的痼弦對副刊的灌溉，早就不止於一般的看顧，二十年來，他更像是美麗庭園的經營者，從設計、施工，到驕傲地展示於世人眼前，他投注的不只是心力，而是整個生命。

痼弦在編輯檯上的成就，隨著他的退休而有了定論。可從來沒有人忘記他是一名詩人，也沒有人忘記他為了編輯工作歇筆三十年。他曾說過，青少年文學是朝霞工程，中壯年文學是彩霞工程，老年文學是晚霞工程——為了讓接次而來的星光、月光更加耀眼，他將重拾詩筆譜寫他的文學晚霞。看他為朋友所寫的文評詩序，無一不是散文佳篇，誰能不為他的歇筆暗自心疼？誰能不為他的歸隊感到雀躍呢？

痼弦早年來台時，隨部隊進駐在目前成功大學的光復校區，因此他始終視這裏為他的文學啓蒙地。退休後的他，回到成大受聘為首位駐校作家，看來正是冥冥中早有的安排。想像當初那個穿著草綠軍服、口中喃喃提鍊詩句的清新少年，看看今天這個風度翩翩、瀟灑地在成功湖畔朗誦詩作的儒者雅士，我們相信，痼弦早就註定要做一名「永遠的詩人」。（胡衍南）

黃春明： 台灣孩子的大玩偶



梁竣瑄提供

光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，到今天都還在心裡惦著黃春明。

《聯副》登出那篇〈把旗子升上去〉的時候，或許我們只是個學生，讀完小說整天想著旗竿上那兩支空酒瓶，只覺體內有股禁不住的躁鬱——要到後來，才曉得那就是利比多(libido)的衝動。畢業出了社會，又從〈看海的日子〉認識了白梅、以及那個〈莎啞娜拉·再見〉裏回礁溪替日本人拉皮條的小職員，這次他讓我們嚥著人道主義的淚水、微微地激起民族主義的憤懣。然後我們先後嫁娶，某個晚上